

1954年安庆电厂把荣兴里的三进两层楼买下来作为职工宿舍，第二年把后面两栋楼又买下了。荣兴里门牌是1至6号，除4号那栋两层楼不是电厂宿舍外，其它都是。4号楼二楼的吕氏老太太恰恰是这几进楼房的主人，曾是吕氏当坊的老板娘，白净的面庞，很富态，眉眼黑溜溜的，喜欢抽烟。她每天有大把的时间用双肘撑在木栏杆上对外眺望，似有想不尽的心思。

荣兴里过去是吕氏当坊，生意兴隆。几栋木质楼房都是马头墙，楼房上雕梁画栋，每栋楼都有一扇两开的高大木门，铜门环，两道门栓足有几斤重，由此可见它曾经的辉煌。它的旧主人吕氏老人只和儿子住一间房子，她的儿子后来结婚了，有两个孩子，一家五口人把大房子隔了一下。老太太晚年患上了乳腺癌。1960年代初期，人们对这个病很陌生，医疗条件不好，他家五口人，儿媳工资低，没有给她怎么治疗。我们常常在深夜听着她苍老沙哑的嗓音叫唤着“老天爷，老天爷”，慢慢地再也没有听见她的叫唤，然后，一具棺木抬出了巷子。

荣兴里几栋楼，最好的是后面的大空场。这里除了电厂宿舍，还有商业局宿舍，灰色扁砖的两层，隔壁是保险公司，与我们这栋楼一墙之隔，里面二楼有冬青树环绕，我们常常过去捉蜻蜓、蝴蝶。

那时候孩子多，顽皮的孩子夏天结伴偷偷溜到江里洗澡，大人们用手指在孩子们手臂上轻轻地刮一下，皮肤发白就是在江水里泡过了。大人们会拿鸡毛掸子或者棒槌追逐他们，口中骂“小促寿鬼”们，绕着大院跑，还没有

晚饭后，在清迈的湖边闲逛，感受慢节奏和夜生活，顺带给不敌美食诱惑而满涨的胃腹减负。走过石桥，朦胧灯光映照的草坪上，盘坐着一位盲人，行人往来，广场音乐喧嚣，他自若地吹奏着口琴，我轻轻地放了张泰铨在他面前，算是听他演奏会的门票。

陌生的旋律，熟悉的乐器，牵扯着我的思绪去了家乡兴化的安丰小镇。多年前的夏夜，海沟河畔的大堤，是左邻右舍的集中纳凉避暑之地。凉爽的风从广袤的河面吹来，大河和小路之间的草地上横七竖八坐着或躺着的，全是纳凉的人。一部分人躺的是竹床，但更多的是草编的席子。大人们三三两两，按照平日关系的远近，自由组团拉呱，或讨论着今年的雨水与来年的收成，或期待镇上的几家国营大厂——县棉纺厂、县轴



◆ 安庆往事

荣兴里的旧时光

鲁令琴



大餐 汤青 摄

打着，小人们哭着喊着似乎觉得发生了命案。若是大人跑累了，也就回家了，小人们依靠在自家的墙上，等着天黑大人喊回家吃饭。若是被大人逮住了，那一顿“瘟打”是逃不掉的。

大院里的邻居们像是亲人。一年的清晨，一楼潘忠荣老人急切的

叫声把玉珍姐姐和我吓得跑进他们家，床上的潘老太已经没有了声息。头天晚上，老人的小儿子结婚，没有举办婚宴，只是给大屋里每家发几颗糖果。孩子们太闹了，把潘家挤得严严实实，伸着手，齐声说：“给我糖果！给我糖果！”三寸金莲的潘老太高兴得瘪嘴一直

没有合拢，转着圈说：“没有了，没有了！”她摊开双手，拍拍口袋，“没有了”。孩子们见没有什么指望，一哄而散。谁也没有料到凌晨老太太突然在睡梦中辞世。老邻居们昨晚为她家的喜事开心、庆祝，现在又聚集在一起，纷纷出“份子”，帮助做家务，应付这突如其来的白喜事。

没有人家会锁门，院子里的男人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，有共同的话题，特别是业务上的切磋、交流，女人们喜欢相互欣赏各自的女红。过年过节，有好吃的都会端出来，窄窄的巷子和后面的大院子里，烟花四溅，欢声笑语，热闹非凡。即使在动乱年代，几位老革命被批斗，每日挂牌子，但几百户人家中没有一户人家夹在中间起哄，偶有小孩跟在后面看热闹，大人们会大声呵斥。那是一个纯净的荣兴里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荣兴里没有过去那种兴旺了，大院里的孩子们没有上一辈子的多了，老一辈的人都走了，中间一代的人成了老人，再往后，独生子女的这一代中很多人读完书，奔向心仪的城市，甚至出国了，他们的家长随他们去了，当然，还有不少人买大房子搬出去了。昨晚在阳台上浇花，发现对面银行宿舍只有三四家亮着灯光，其他都是静默的。我住的这栋楼也好不了多少，所在的这个单元整天都静悄悄的。

荣兴里，多好的名字，可如今连个地名牌都没有，有点委屈了这个沧桑的历史小巷。我来这里七十年多年，见证了它的平安、兴旺、和谐，现在只能深深怀念这里大院的旧时光……

大人淘米过后，一个人用竹蔑篮子或淘箩子在断的水泥板一侧水中埋伏，另一个人在对侧搅动河水，很快便有收获，藏在水泥板孔洞中的几条虎头鲨或者叫虎头呆子的鱼，偶尔也有昂刺，纷纷钻进篮子。论钓鱼摸虾子，狭克丁儿的技术在小伙伴中第一，这也是他浑名的由来。他是他妈在回北方探亲的路上生的，又是唯一的孩子，天色将黑，吃晚饭前，她那粗犷的声音便会准时响起，“个孩宝哦，死哪外充军呢，快家来抢倒头”（扬州话，小东西，在外面哪里野呢，快点回家吃晚饭），一群孩子这才恋恋不舍地从河堤上各自回家。

荡子边的圩上，住着陈二奶奶一家，地方很宽敞，大家可以和她的两个孙子东强、志强一起玩跳田字格、甩响炮、砸钱堆、滚铁环等游戏。陈二奶奶会讲故事，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榜》《七侠五义》《铁道游击队》等等，有些是我们在小人书里看过的，也有没看过的。老疤子听故事时特别喜欢问东问西，二奶奶也不嫌烦，故事中间还抽空解释一二，讲到激烈之时，甚至从条台边的椅子上站起来，比划几下动作。也是奇怪，穿着蓝布盘扣褂子，小脚绣花鞋的小身影，还真把那使两把大锤的李元霸比划出虎虎生威来。

◆ 流年碎影

依稀故人来

施小军

瓦厂和镇水泥厂——秋天时会再招人，因为家里的老二或是老三初中毕业后一直在甩着膀子待业呢。而孩子们则聚在一起，卖力地吹着采来的“细皮”（青豆荚类的植物，撕去头尾，放嘴里可吹奏简单的声音），间歇做着不准笑、不准动的“木头人”游戏。

邻居小粉子家的大儿子，姓高，小伙伴们跟家长学，也唤他小高，因为生下来就视力不好，或是不便于行，又或是怕被人欺负嘲笑，所以哪怕再热，大多数时候都只是在家里独自呆着。陪伴他的是一把口琴，着实吹得不赖，比东头中学里的大喇叭偶尔播放的乐曲更好听、更悠扬。有次我和他弟弟一起玩耍，一起凫水摸歪歪儿（河蚌），小高难得出来纳凉，我从河里上来后，同他闲聊，问为啥他能学会那么多的乐器，除了口琴外，二胡和笛子也很擅长。他说没上过学，也不识字，所有的乐器都是听收音机学来的，我觉得很神奇。小高大我十多岁，人很和善，细声说

话时常常有浅浅的笑，有点羞怯的样子。在他的口琴声和讲解中，我知道了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和北国风光、知道了《洪湖水浪打浪》和洪湖赤卫队、知道了《少年和小狗》和正能量的口哨，以至于他的口琴声从多年前的夏夜，一直吹到了我在异国他乡的梦里。

河口靠盐仓库的地方，有个弯弯的荡子，里面长着一大片芦苇，夏天的时候才好看，绿油油的跟白洋淀的轻纱帐很像很像，风吹过来，会哗啦啦地欢快作响。芦苇荡子里，菖蒲、芦粟棒子、菱角蛮横地生长着，祥哦、三喇瓜、老疤子、狭克丁儿、小路等四邻的孩子们都很爱来，带个木头澡盆子，边借力凫水，边撕咬着甜芦粟，再采摘一些菱角，或一个猛子钻水下，抓上来一些个歪歪儿和螺蛳儿（螺蛳），放进澡盆里。煮菱角、歪歪儿炖豆腐、螺蛳儿肉炒韭菜，都是不花钱但又很好的晚饭菜。我们有时也会在断水泥板的码头旁，待